

曼谷的鸟

〔西班牙〕马努埃尔·巴斯克斯·蒙塔尔万 著

李静 译

MANUEL VÁZQUEZ
MONTAÑA
Los
pájaros
de
Bangkok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人民文学出版社



LOS PÁJAROS DE BANGKOK

曼谷的鸟

Manuel Vázquez Montalbán

〔西班牙〕马努埃尔·巴斯克斯·蒙塔尔万 著

李静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8-8978

LOS PÁJAROS DE BANGKOK by MANUEL VÁZQUEZ MONTALBÁN

Copyright © Heirs of MANUEL VÁZQUEZ MONTALBÁN, 1983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20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曼谷的鸟/(西)马努埃尔·巴斯克斯·蒙塔尔万著;
李静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ISBN 978-7-02-013159-4

I. ①曼… II. ①马…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西
班牙-现代 IV. ①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91253 号

责任编辑 卜艳冰 刘佳俊
封面设计 钱 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23 千字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 张 10.625
版 次 2020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159-4
定 价 4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主要人物

佩佩·卡瓦略：私家侦探。

毕斯库特：卡瓦略的助手，厨师。

恰罗：卡瓦略的情人，妓女。

恩里克·福斯特：卡瓦略的邻居，经理人。

“溴化物”：卡瓦略的朋友，擦鞋匠。

达乌雷亚：达乌雷亚遮阳棚和游泳池股份公司总裁。

梅尔塞：达乌雷亚的妻子。

霍尔迪：达乌雷亚和梅尔塞的大儿子。

埃斯佩朗莎：达乌雷亚和梅尔塞的大女儿。

帕布罗：又称“帕乌”，埃斯佩朗莎的丈夫，负责市场营销。

努丽亚：达乌雷亚和梅尔塞的小女儿。

奥西亚斯：达乌雷亚和梅尔塞的小儿子，诗人，素食主义者。

荷兰女人：奥西亚斯的妻子，负责公关。

塞莉亚·玛塔伊斯：香槟酒瓶案的死者，古玩店店主。

佩彭·达尔玛塞斯：塞莉亚现任男友，音乐界名人。

阿方索·阿尔法拉斯：塞莉亚的前夫，建筑师，失业。

慕列尔：塞莉亚和阿方索的女儿。

玛尔塔·米盖尔：塞莉亚的校友，大学教师，无正式编制。

罗萨·多纳托：塞莉亚的古玩店合伙人。

特蕾莎·马尔塞：卡瓦略的邻居，朋友。

伊希尼奥·马尔塞：特蕾莎·马尔塞的父亲。

玛利亚·马尔塞：特蕾莎·马尔塞的母亲。

厄内斯托：特蕾莎·马尔塞的儿子。

普拉纳斯·里乌托特：特蕾莎·马尔塞的前夫，厄内斯托的父亲。

阿尔奇特：特蕾莎的泰国男友。

“丛林小子”：中国人，泰国黑帮大佬。

拉弗勒夫人：“丛林小子”的手下，泰国黑帮头目。

乌泰音·查罗恩：泰国警察。

班查·索彭帕尼奇：阿尔奇特的儿时好友，拳击手。

蒂达：阿尔奇特的前女友，妓女。

秦阮逊：阿尔奇特的奶兄弟，僧人。

高冲：秦阮逊的朋友，东方码头主管。

献给奥利奥尔·雷佳斯，
是他第一次为我打开亚洲之门；
献给哈维尔·纳特和马丁·卡普德维拉，
是他们向我敞开记忆之门。

角鮟鱇属鮟鱇目。也许，雄角鮟鱇是最不正常的鱼类，大小只有雌角鮟鱇（长约一米）的十五到二十分之一。年轻的雄鱼寄生在雌鱼的正面或侧面，命运取决于在雌鱼身上咬出的伤口。之后，雄鱼好似掉入陷阱，对雌鱼“不离不弃”。它嘴唇闭合，长进雌鱼肉里。除非将连体组织扯烂，否则雌雄永不分离。雄鱼的嘴巴、上颌、牙齿、消化管、腮、鳍甚至心脏都会逐渐退化为小鱼状的睾丸，寄生在雌鱼身上，连通雌鱼的血管，其功能也取决于雌鱼的荷尔蒙。

一条雌角鮟鱇可以寄生三至四条雄角鮟鱇。

——让·罗斯唐^①，《爱的动物寓言集》

^① 让·罗斯唐（Jean Rostand，1894—1977）：法国生物学家、科普学家、道德学者，曾为法国科学院院士。

她突然觉得，对方的存在对她是种妨碍。她想一个人待着，惬意地往干净的床上一躺，抹去脑袋里如深色调味汁般蔓延开来的痛，回想三四件当晚已经发生的事，忘掉三四件明天定会发生的事。或许，她说完，我不吭声，她就会意识到，我在下逐客令，我想一个人待着。可是，想给对方这样的暗示，先得让她把胳膊放下。那只胳膊搂着她的肩，手耷拉着，像爬行动物，时不时地动一动，要么摸摸她脖子，要么蹭蹭她高耸的乳头。对方还在一个劲地唠叨，不再唠叨方才聚会的客人，不说别人，只说自己：

“女人的事，只有咱们女人才懂。”

她叫什么？错得真离谱。她叫什么？又不能打断她，直接问：你叫什么名字？分明是她求人家留下，现在的局面是她一手造成的。她看着对方的眼睛，轻声问：你能留下来吗？别人都听见了。她成心让别人听见，让别人出门时小声嘀咕，到街上大声嘀咕。达尔玛塞斯会怅然若失，他会说：塞莉亚这回可没给自己留后路，这么漂亮的姑娘，居然喜欢女人；又或者：我还以为她跟多纳托只是玩玩。罗萨·多纳托也许生气，也许不生气。她一遍遍地抬头，看亮着灯的阁楼，想象着塞莉亚和……会发

生什么？她叫什么？趁对方停顿片刻，她忙不迭地起身，捂嘴，叫道：

“我把香槟忘在冷冻室了。”

修长的身体溜烟地跑，松软的乳房在毛衣里突突地跳，金发似流星划过，转瞬即逝。她溜得太快，对方在沙发上抬起屁股欠起身，举棋不定：追上去还是坐下来？她叹了口气，还是选择坐下来。夜晚令人憧憬，对方心情舒畅，一面面墙看过去，一件件物品看过来，反反复复，仔细端详，预感这里就是天堂，会让她如愿以偿。等她回来，我要让她印象深刻，让她卸下武装。对方看了看钟，两点半，时间刚刚好，再晚会累，再早会急。总之，和观望已久、期盼已久的身体缠绵，时间刚刚好。说什么也想好了。等金色的身体从厨房出来，等花一样盛开的身体柔韧无力地走来，我要问她一个问题。没错，她和我年龄相仿，可是，选择身体，可以选嫩的，也可以选剩的，好比选剩下的石头和灌木。我要问她：今晚为什么选我？我会告诉她：从我在音乐厅见到你，索西亚斯夫妇介绍我们认识起，我就在等这一刻，等了好几个月。其实，想你，我想了好几年。许多年。说了你也不信，从大学起。没错，从大学起。那时候，你比我低一届，法学院和文学院还挨着，最后一年所有学生都在老校区。我在楼下的回廊见到你，几乎能闻到你身上的味道。别笑。你的身体会散发出某种味道。可是，塞莉亚没回来，她没法问。

“塞莉亚？在吗？你怎么了？”

她抬起屁股，叉着腿往前走，顺便扯扯腹股沟和臀部的裤子，心想：肉太多，裤子太紧，全贴身上。她尽量放松，希望举

止自然地走进厨房。她用肘倚着门框，打量厨房里的情形。塞莉亚坐在桌边——像办公桌——似乎在欣赏那瓶挂着冰霜、灯光下渐渐融化的香槟。几缕长发变成刘海，贴在额头和鼻子上，眼睛瞪着酒瓶和头发不断变化。肘倚着门框的女人温柔一笑，五官顿时松弛下来：

“要帮忙吗？”

金色的身体一惊，责怪的眼神投向不速之客。

“没什么，我累了。”

塞莉亚尽量语气平和，免得伤着对方，同时把话挑明：今晚的节目到此为止。可是，对方依然含笑绕到她身后，抚摸她的秀发。手指开始还算谨慎，后来如五指钉耙，在密林中开辟道路，直及蜡黄的头皮，发送欲望的电波。塞莉亚晃晃脑袋，甩开欺人太甚的手指。

“拜托。”

“我烦着你了？”

“你弄疼我了。”

她没回头。滚，白痴，快滚，别逼我说出口，赶紧滚。

“你留我，我很开心。”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留你。我累了。”

“咱俩眼神交流了一晚上。”

“有可能。你说了不少聪明话，我喜欢聪明人。”

“这一刻，我等了许多年。”

“你说什么？”

局面至此，塞莉亚怒不可遏，转头皱眉。她阴沉的脸撞上

强吻过来的唇，舌头如冰冷的手术刀，想把她的唇撬开。

“你能不能老实点？”

塞莉亚起身，对方惊讶莫名。她挪开桌上的香槟，开始收拾。聚会并不成功，总要收拾残局。

“你走吧！”

对方咽了口吐沫。塞莉亚的话让她意识到身子重、裤子紧、形象差，塞莉亚似乎不愿接受。

“我不明白。”

“你不是聪明人吗？有什么难懂的？”

塞莉亚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甬管内疚不内疚，爆发了再说，局面真的让人不太舒服。

“你滚！行，我把话说清楚：我——想——一——个——人——待——着。听明白了吗？”

“是你让我留下来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留你。”

“你要是愿意，我帮你。”

“我不要你帮！我要你滚！”

人人都能感受到的万有引力，对方感受得更加真切。她又开腿，脚软，承受不了被人看扁的压迫感。

“别跟我这么说话！你留我，无非想让人吃醋，想让达尔玛塞斯那个白痴和罗萨那个婊子吃醋。”

“别骂我朋友！”

“你以为你是谁？凭你，就能玩我？”

对方伸出手，一把揪住她的羊毛衫。塞莉亚惊恐地看着那

只奇怪的手，对方惊讶地看着那只奇怪的手。那只手气昏了头，冲动地去拉扯羊毛衫，露出塞莉亚粉粉的、温热的皮肤。她像受惊的动物，喘着粗气，胸口上下起伏，一只乳头若隐若现。

“你别这样，有话明天再说！”

“我别这样？死女人，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

两个耳光扇在漂亮的颧骨上，塞莉亚的脸气得通红。她拳打脚踢，毫无章法，没有逼对方后退半步，又多挨了两个耳光。

“你真恶心！你是个恶心的女人！男人婆！让人恶心的男人婆！”

拳头如雨点般落下，一副不打死誓不罢休的架势。塞莉亚架着胳膊，挡不住疾风暴雨似的泄愤。空气中，砰的一声，窟窿开了，又填满了。酒瓶砸在小小的脑袋上，砸得粉碎。长发上突然涌出血，蔫了，褪色了。洋娃娃碎了。

“我对自己说过几十遍：去问那些鸟叫什么名字，可到现在也没问。但我向你保证：每到黄昏，成千上万只、成百万只鸟站在电线上叽叽喳喳，想跟曼谷逐渐降低的城市噪声一决高下。至于鸟儿高兴还是绝望，取决于你听的时候，高兴还是绝望。”

“头儿，那些鸟站在电线上干吗？边上就是热带雨林。真搞不懂，站在电线上比站在树枝上自在？这儿的鸟可不一样。只要有林子，您就别想在城里见到鸟。鸟可不笨。”

卡瓦略跟着毕斯库特的思绪，仰望兰布拉大街的夜空，好似站在都喜天阙酒店门口，仰望曼谷的天空。他又看了一遍桌上的电报，那是一只折翅的纸鸟。“曼谷真棒！我在曼谷找到了爱人。特蕾莎。”那是特蕾莎·马尔塞搭乘城里一家娱乐场所的

包机前往亚洲后发来的第三封电报。新加坡那封摘抄了萨姆塞特·毛姆的一句话，写在莱佛士酒店^①花园晃悠悠的小圆桌上，桌上摆着亮晶晶的酒杯，盛着新加坡司令鸡尾酒；雅加达那封弥漫着怀旧气息，向平·克劳斯贝^②、鲍勃·霍普^③和多萝西·拉莫尔^④致敬：“巴厘岛之路^⑤。特蕾莎。”如今，在从南方的海回家的路上，她又去了曼谷，看当地女人用阴部打乒乓球，当地孩子在距水上市场几米之遥浑浊的运河里拉屎。

“跟我说说曼谷吧，头儿。那儿美吗？”

“曼谷是座腐烂的城市。现代城市是人搞烂的，水边城市是屎搞烂的。我说的是多年以前的情形，毕斯库特。就是这样。”

一句“就是这样”，谈话到此结束。毕斯库特让卡瓦略继续欣赏兰布拉大街。“新加坡司令。”卡瓦略的嘴唇微微翕动，像在祈祷。

“那儿的塔美吗，头儿？”

毕斯库特在厨房嚷嚷。

“那叫寺庙，像巴伦西亚火节^⑥上的玩偶，只是没有上帝将

① 莱佛士酒店：位于新加坡，始建于1886年，由亚美尼亚富豪薛克兹兄弟修建，是世上仅存的几个最大的19世纪酒店之一，深为作家和影星的喜爱。新加坡著名的鸡尾酒“新加坡司令”（Singapur Sling）就是在这里调制而成的。毛姆、吉卜林、康拉德和卓别林是这里最著名的客人。

② 平·克劳斯贝（Harry Lillis Crosby，1903—1977）：美国超级歌星、超级笑星、超级影星，连续十四年被评选为全美十大明星之一。

③ 鲍勃·霍普（Bob Hope，1903—2003）：美国著名喜剧演员，曾出演百老汇、广播、电视及电影。

④ 多萝西·拉莫尔（Dorothy Lamour，1914—1996）：美国著名歌手、电影演员。

⑤ 《巴厘岛之路》是1953年平·克劳斯贝、鲍勃·霍普和多萝西·拉莫尔联合主演的一部电影。

⑥ 巴伦西亚火节：西班牙巴伦西亚自治区传统节日，手工艺人制作大型玩偶，于3月15日到19日公开展示，观众投票。只有得票最多的玩偶能进博物馆珍藏，其余玩偶必须在19日晚一把火烧掉。

它们一把火烧掉。”

“头儿，您不喜欢那些玩偶？”

“我喜欢，因为它们会被火烧掉。不烧的话，我不会喜欢。”

新加坡司令鸡尾酒：四分之一柠檬汁、二分之一白兰地、四分之一杜松子酒，外加冰和苏打（想加苏打的话）。新加坡湿气环绕，如奶酪作坊——特别是莱佛士酒店精美的进口奶酪。如今，酒店下榻的不再是大英帝国的子民，而是欧洲各国的店主。旅行社友情提醒：一位举足轻重的英国作家曾在此买醉，喝出了肝硬化。来自亚洲的呼唤，卡瓦略自言自语。寒气彻骨，尽管储蓄所馈赠的日历还停留在十月。

“快下雨了。”

卡瓦略说，或者，他在对自己说。话音刚落或话音正起，第一道闪电照亮了当镇纸用的皮塔罗^①塑像，让人产生幻觉，似乎他动了一下。兰布拉大街的行人有的加快脚步，有的顶着报纸，豆大的雨点想把人钉在原地。

“加泰罗尼亚季风来了。”

白天越来越短，卡瓦略气呼呼地想，似乎有人骗走了他的部分生命或世界。秋天来了，秋天走了，然后是冬天，穿毛衣，脱毛衣，春天来了。真愚蠢！

“毕斯库特，快要有什么事来着？我忘了。世界杯还是教皇来访？”

“世界杯结束了，教皇月底才来。”

① 塞拉菲·皮塔罗（Serafi Pitarra, 1839—1895）：原名弗雷德里克·索莱尔·伊·休伯特，西班牙诗人、剧作家。

“世界杯结束了？你肯定？”

“我肯定，头儿。”

“谁赢了？”

“当然不是巴萨。”

毕斯库特在厨房呵呵笑，还是把话说清楚得好：

“开玩笑的，头儿。快大选了。”

卡瓦略把特蕾莎·马尔塞的电报捏成一团，扔进字纸篓。电报在鬼门关前苦苦哀求，他捡回来，展开，再读一遍，先放在桌上，再收进抽屉，郑重其事地关上。去亚洲，这季节挺好，尤其对欧洲人。爱琴海的阳光没了，北风吹走了布拉瓦海岸^①的好时光，欧洲大陆雨雪交加，去热带才有希望。

特蕾莎给他打过电话：

“心情不好，出去走走，烦死老公和儿子了。”

“儿子怎么了？”

“他没怎么，就事论事，至少对他没什么影响，可他把女同学的肚子搞大了。如今全是我的错，是我没把孩子管教好，连我老公那个混蛋都这么说。他拍拍屁股走了，孩子一分钟没管过，白天晚上都没管过。那儿你去过，有什么推荐？”

“恐怕都变了。我在的时候，那儿还没被越战毁掉。”

“我不去越南，去新加坡、巴厘岛、曼谷……如何？”

“蜻蜓点水，走马观花。”

① 布拉瓦海岸：又称“凶猛海岸”，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东北部赫罗纳省的海岸，以风景秀美、岩壁险峻著称，为西班牙著名旅游胜地。

“我又不是杰奎琳·欧纳西斯^①，我只有三周假。告诉我，哪种酒可以让我在亚洲一醉方休？”

“蒙塞拉特芳香葡萄酒^②。”

“你这个白痴！”

“新加坡司令。”

“这还不错，什么酒？”

“源于新加坡，尤其是莱佛士酒店的鸡尾酒。”

“当真？”

“真假并不重要。酒店的人越传越神。你要是点一杯新加坡司令，侍应生会端上来，冲你会心一笑。”

“名字不错，挺好听的。有这个就行。你能想象走遍世界，只为去寻找一种名字好听的酒吗？名字好听，味道也好？”

“味道棒极了。”

“我会给你寄明信片，汇报玩得如何。”

“明信片没到，人都回来了。”

“那我给你发电报，想不想收到？”

“不想。”

她不说话。

“我烦着你了？”

“没有。”

“想让我给你带点什么？曼谷丝绸便宜。”

① 杰奎琳·肯尼迪·欧纳西斯 (Jacqueline Kennedy Onassis, 1929—1994)：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夫人。肯尼迪遇刺后，她再婚嫁给了希腊船王欧纳西斯。

② 为巴塞罗那地产葡萄酒。

“一瓶湄公。”

“那是什么？”

“泰国威士忌，原料不明，口味特棒。”

“除了酒，你就没想过别的！”

时空相隔近十五年，东方人的笑容又浮现在眼前。累得快散架的海关人员摸摸箱子，酒瓶醒了，叮叮当当地响。六瓶湄公让东方人的眼睛瞪得溜圆。他用酒鬼间惺惺相惜的眼神看着卡瓦略，摊开手掌，将大拇指含在嘴里，像快断奶的孩子，迫不及待地喝一瓶怎么也喝不完的酒。卡瓦略拼命点头，拼命笑。海关人员猜得高兴，他只能附和。没错，朋友，我是酒鬼。

自从接了达乌雷亚案，卡瓦略的生活变规律了，养成了类似加泰罗尼亚-日本式好习惯：八小时工作、八小时睡眠、八小时疗伤（身体创伤和精神创伤）。首先，老达乌雷亚通常约他九点到九点半去办公室，办公室位于新区的遮阳棚和游泳池股份公司；其次，想以老爷子为中心，继续展开调查，只能利用上班时间。儿女们不管三七二十一，下班铃一响，立马扔下手中的活儿，作鸟兽散，所有事明天再说。他们都住在巴塞罗那附近，但彼此相隔甚远，织出一张东南西北中家族分布网：儿女走四方，父母坐中央。老两口住在布鲁士街的恩桑切公寓；老爷子说起霍尔迪、埃斯佩朗莎、努丽亚或奥西亚斯，会把脑袋分别摆向北、西、东、南四个方向。霍尔迪住在圣库加特的小房子里，埃斯佩朗莎住在邻近埃斯普鲁加斯·德·略布莱加特郊区的老宅，努丽亚住在马雷斯梅小区，奉行素食养生的小儿子奥西亚斯住在埃尔